

评弹

## 慢慢,但坚定地长大

武志红

多年前,在一个饭局上,我突然有感觉,说,成熟有两种,一种是掌握了现实世界的规则后的老练;一种是人性在自己身上的一种圆满。

浩威的身上,是后一种。这种圆满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东西,你不必当作某种境界去敬仰,你只是觉得更亲切、更自然、更想靠近。

人性的成熟,在华人社会,我觉得不易,因为“听话”是华人社会父母对孩子的一种共同期待,当这种期待成为一种基本存在时,华人社会的年轻人,成熟就被严重推迟了。

当然,年轻人的成熟期被推迟,并不仅仅是华人社会的现象,实际上也是人类的共同现象。比起其他各种动物来,人类的成熟期都严重被拉长了。

不过,我还是想说,华人社会有其独特性在里面。

有大格局的咨询师,会一叶知秋,通过他们的咨询个案,也通过他们对社会的关切,从中嗅到社会中的一些共同现象。浩威兄就是如此,他通过自己在专业工作中磨炼出的专业视角,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个案本身。每个来访者的关注点,他们的痛苦,他们的喜悦,和带来这些感受的整个社会和时代。他把感悟到的一切,延伸到华人社会与文化中,而提出了“晚熟时代”这样的概念。

《晚熟时代》在这个时候面世,是一件非常及时,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过去十年间,关于“啃老族”“妈宝男”“公主病”的对80、90后的讨论很多。这一代人似乎承担了非常多的关于成长的诟病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的流动,大家似乎看到了越来越多的“拒绝长大”的表现:草率的婚姻、对社会责任逃避、

情感和经济的不自立。上一辈愿意指出这一代的“软弱”,却很少能换位思考、设身处地地去了解和理解这一代人——如同他们指责和担忧这一代“太自我,不懂理解别人”一样。

这一代人,在这个“晚熟时代”里面,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,经历了信息大爆炸(这个词,恐怕生于互联网时代的90后已经没有印象了,但是80后一定还记得那个信息有限、生活缓慢的20世纪90年代)。他们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代独生子女,有的人承受着童年过度被关注和溺爱带来的后果,有的人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,羡慕着从未拥有的兄弟姐妹之情。更多的人,是承担着这个时代给予独生子女的时代负担:两个人赡养着四位老人,和两个孩子。他们的生活和精神压力是空前的。他们也曾经并且一直被认定为“不成熟”,同时还努力去成为父母和养育下一代。想要理解晚熟,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宏大的社会和时代背景。

关于“不成熟”,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面对的问题,这也是全世界都在面对的问题。日本社会的低生育率、低成家率;欧美社会的游戏化、虚拟化,这些都是这一代人的整体特点。这一代人也在努力去理解其自身。在这样的人类社会整体转型之前,成家、立业、繁衍和养育下一代,这是大部分社会的成人向往的生活方式。当我说向往的时候,是在说明,在上几代的社会和他们的人生规划中,这些不是被迫的,而是主动向往的。人类社会的进化从未如此迅速,使得变革发生在一代人之中。晚熟的一代,他们既面临着自身的成长和发展,同时又需要适应时代的巨大进步——这种适应,是人类历



王浩威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史上从未有先例的。

晚熟的一代,他们面对着上一代的溺爱(我们谁不想孩子过上自己未曾享受过的日子呢?)、平辈间的竞争、老一辈可能过时的生活经验和自己总是看不清楚的时代、独生子女的孤独和压力、无人理解的困境。日本的年轻人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产生了潜在的绝望,这和低生育率有心理上的关联;西方社会的游戏、虚拟现实,也成了这一代暂时喘息的空间。从临床心理的角度,我们应该去理解:这是晚熟的一代对于适应社会的一种方式,是他们尝试去理解自身和建立社会的努力,而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责任的逃避。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点,也理解自己,或许,我们就会发现这才是我们成熟过程中的独特之处。

总体来看,浩威兄的《晚熟时代》是一本非常温暖、非常人本的著作,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深的理解。人,和他所存在的社会,都有各自的局限和潜力,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着的人,才是真正有机的社会。

(本文有删减)

有所思

## 年畏与年味

朱中仕

人类在早期的蛮荒年代,惊悚于大自然的神奇伟力,出于求生求命的本能,生发出诸多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祭祀,其中,过年就是最为摄魄的祭祀活动之一,并对人类的人化(社会化)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先看何谓“年”?《说文》:“年,谷熟也,从禾千声。”“五谷皆熟为有年”(《谷梁传·桓三年》),即便从“瑞雪兆丰年”这句俗语中也能明白几分——年者,丰也。毫无疑问,丰年饱食定是远古先人的最大期盼,这就涉及到怎么求得的问题。显然,远祖们只能求助于老天、跪求于鬼神,进而就有了远古祭祀,有了古籍上记载的所谓“腊祭”：“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”(飧指鬼神享用祭品)，“是月也，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”(《礼记·郊特牲》)。腊祭的根本目的是对去年神佑的报答和对来年丰收的期盼。天子祭天，老百姓则“窃食祭其先人”(《艺文类聚·卷五》)，慎终追远，祈求祖先保佑，家人团聚平安。倒过来讲，先人正是匍匐于大自然威力下、战栗在原始祭祀中，才生出“畏”(敬也)之心、“礼”之仪、“人”之性(向善、感恩)。

从人类学讲，世世代代就是在这种年复一年的敬畏中进化人性的。

小时候在苏北农村过年还是年畏十足的。首先，送灶前就要彻底大扫除，换洗衣被，剃头修面，家里家外，大人小孩，弄得清清爽爽，干干净净，否则，家里脏兮兮的，就得不

到“灶神爷上西天——一路好好”的美言关照。随后几天，便陆续采办年货。到年三十，主妇很早就开始弄中饭，家里的男主人则准备祭奠物品，也就是将一叠灰纸剪成方正的几块，再打散开放在火盆里，然后把堂屋里的方桌抬到正中间，周围放四条长凳。等菜炒好后，便端上四样或八样，摆好酒杯筷子，就开始烧纸了。我印象中，烧纸时有时不说话，有时会说——可能是有所求才说的，无所求就不说了。后来，祖宗的牌位早不知去向了，也就是对着桌子(拟着祖宗在用餐)，家里所有男性一字排开，从最年长开始磕头，所有女性都不磕。磕完头后，主妇会将桌上所有东西撤回厨房，清洗杯筷，菜回锅一次。之后，重新摆筷上菜，全家人就开始吃年夜饭了。这和2500多年前《论语》里记载的“祭于公，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”(公家的祭肉当天就要吃掉，自家的祭肉留不过三天)差不多，即年夜饭兼作祭品，先请祖先享用，随后子孙再接着吃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中华民族自古就很讲究实用理性，一饭两用，从不浪费。

年夜饭后，就准备年初一的事了。第一，还是男女分工，男的准备夜里烧的火，要选最好的木柴，并劈成小块，既容易烧，又烟少；女的则要包好初一早上吃的饺子，且准备好中午吃的饭菜(原料)，之后就把菜刀收藏起来(初一不能动刀子)。第二，前面这些事情做完，就再次搞卫生，因为第二天是不能动扫帚的

(寓意不能将家财往外扫)。第三是教育孩子晚上要少喝水，夜里不要起来小便，并且睡觉要用衣服将头蒙上，就是说，除夕夜里不能看到东西(到现在我都没搞懂为什么)；早上起来不能说话，不能串门(可能怕孩子会说一些不吉利的话)，少走动，万一不小心将碗之类的东西摔坏，大人会立马补上一句“岁岁(碎碎)平安”；睡觉时，鞋子要面朝下卡过来放(以防虫子跑进去)；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将前天晚上放在床头的糕糖吃掉……

总之，从年三十到初一，两天一夜，氛围神秘，大人小孩神情肃穆，特别是使得孩子完全处于既兴奋又畏惧之中。

这番过年景致，与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著名小说《祝福》所展示的水乡鲁镇过年画风颇为神似：年上家家户户忙得团团转的就为一件事——祝福——“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……杀鸡，宰鹅……煮熟之后，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……五更天陈列起来，并且点上香烛，恭请福神们来享用……”而且忌讳很多，“当临近祝福时候，是万不能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，倘不得已，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。”

随着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，人口流动加快，农村人气渐黯，现今的过年已很难找到对人性淬化起重要作用的那份敬畏了。如果一点年畏都没有，人的敬畏之心淡化了，年的功能将严重丧失。